

## 第十三回 觀舊句忽爾害相思

詞曰：

人在念，事關心，消瘦到而今。開緘忽接舊時吟，鐵石也難禁。情惻惻，淚淫淫，魂夢費追尋。魚書杳杳雁沉沉，最苦是無音。

右調《喜遷鶯》

話說燕白頷與平如衡扮做貧士，改名趙縱、錢橫，瞞了宗師，悄悄僱船從蘇州、常州、鎮江一路而來。在路上遇著名勝所在，二人定要遊覽題詩，發泄其風流才學，甚是快樂。

一日，到了揚州，見地方繁華佳麗，轉勝江南。因慕名就在瓊花觀作了寓所，到各處去遊覽。聞知府城西北有一個平山堂，乃宋朝名公歐陽修所建，為一代風流文人勝跡，遂同去遊賞。尋到其地，祇見其基址雖存，而屋宇俱已頹敗。惟有一帶寒山，高低遮映；幾株殘柳，前後依依。二人臨風憑弔，不勝盛衰今昔之感。因叫家人沽了一壺村酒，尋了一塊石上，二人坐著對飲。

燕白頷因說道：「我想歐陽修公為宋朝文人之巨擘，想其建堂於此，歌姬佐酒，當時何等風流，而今安在哉！惟此遺蹤，留一片荒涼之色。可見功名富貴，轉眼浮雲，曾何益於吾身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富貴雖不持久，而芳名自在天地。今日歐陽公雖往，而平山堂一段詩酒風流，儼然未散。吾兄試看此寒山衰柳，景色雖甚荒涼，然斷續低徊，何處不是永叔之文章，動人留連感歎。」二人論到妙處，忽見兩個燕子呢呢喃喃，飛來飛去，若有所言，若有所聽。二人見了不禁詩興勃勃，遂叫家人取過筆硯，拂試開一堵殘壁。先是燕白頷題一首詞兒在上面，道：

聞說當年初建，詩酒風流堪羨。曾去幾多時，惟剩晚山一片。誰見，誰見，試問平山冷燕。

右調《如夢令》 雲間趙縱題

燕白頷題完，平如衡接過筆來，也題一首道：

芍藥過春無艷，楊柳臨秋非線。時事盡更移，惟有芳名不變。休怨，休怨，尚有平山冷燕。

右調《如夢令》 洛陽錢橫題

二人題罷，相顧而笑。又談今論古，歡飲了半晌，方攜手緩步而回。回到觀前，天已昏黑。祇見許多衙役轎馬擁擠觀前，甚是熱鬧。問人，方知是太守在大殿上做戲請客。二人見天晚人雜，因混於眾人中，悄悄走到殿前一張，祇見上面兩席酒，坐著兩客。不是別人，恰是張寅與宋信。心下暗驚道：「他二人為何到此？」再看下席，卻是府尊奉陪。恐怕被人看見，不敢久立，遂走回寓所，私相商量。

燕白頷道：「我們在家時不曾聽得他出門，為何反先在此處？」平如衡道：「莫非來打秋風？」燕白頷道：「若說打秋風，在老宋或者有的；張伯恭家頗富足，豈肯為此離家遠涉在此。依小弟想來，祇怕聽見山小姐之事，亦做癡想，故暗拉老宋一同北上，以為先下手為計耳！」平如衡道：「兄此想甚是有理。他倚著父親吏部之勢，故有此想耳！我們卻是怎樣個算計方妙？」燕白頷道：「我們也沒算計，此事乃各人心事，說又說不出，爭執又爭執不得，祇好早早去了，且到京中再看機緣如何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既要去，明早就行。莫與他看見，知我二人進京，他一發要爭先了。」燕白頷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明日須索早行。」二人睡過夜，到了次早，果然收拾行李，謝了主人，竟自僱船北去，不題。

你說宋信與張寅為何在此喫酒？原來宋信到了揚州，因與竇知府有舊，要在張寅面前賣弄他相識多，遂去拜見。又在竇知府面前誇說張寅是吏部尚書之子，與他相厚，同了進京。竇知府聽見吏部二字，未免勢利，故做戲請他二人。戲到半本之時，攢盒小飲。

竇知府因問道：「張兄進京，還是定省尊翁老大人，還是別有他事？」張寅道：「祇為看看老父，並無別事。」竇知府又問道：「子成兄為何又有興進京？」宋信道：「這且慢說。且請問竇老先生，可曾聞得冷絳雪進京之後光景怎麼了？還是為妾，還是為婢？」竇知府笑道：「冷絳雪的事情可謂奇聞，兄難道還不知道。」宋信道：「冷絳雪進京之後，晚上就住遊雲間，其實不知。」竇知府道：「山小姐自恃才高，又倚天子寵眷，一味驕矜，旁若無人。此乃兄所知者。不期冷絳雪這小小女子，倒有些作用。到她府中，一見面就爭禮不拜。山小姐出題考她，她援筆立就，竟將一個眼空四海的山小姐壓服定了。不但不敢以婢妾相待，聞說山相公欲要將她拜為義女，山小姐猶恐辱了她，竟以賓客禮相待。又替她題疏加官號。天子聽從，加她個女學士之銜。又將她父親冷新敕典中書，冠帶榮身，你道奇也不奇。兄前日原是要處她，出兄之氣。不知她的造化，倒因禍而得福。」

宋信聽得默了半晌，又問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竇知府道：「命下，冷新的冠帶，是本府親送去的，怎說不真！」宋信道：「這等看來，山府之事，冷絳雪倒也主持得幾分了。」竇知府道：「聞得山小姐於冷絳雪之言，無有不聽她的，怎麼主持不得。」宋信聽了，又沉吟半晌，因以目視張寅道：「這倒是吾兄一個好機會。」張寅驚問道：「怎麼是小弟的好機會？」宋信道：「這個機會全要在竇老先生身上，須瞞不得。」張寅道：「既蒙竇宗師錯愛，門生心事不妨直告。」

竇知府因問道：「張兄有甚心事？」宋信道：「張兄此行，雖為趨事尊翁大人，然實實為聞得山小姐之名，意欲求以為配。到了京中，央求幾個大老作伐。他兩家門當戶對，自有可成的道理。但以山小姐之才，必定愛才。張兄美才，一時未必得知。方纔聽得冷絳雪這等得時，連父親冷大戶俱加了冠帶，何不借重竇老先生鼎力，央冷大戶寫一封書與冷絳雪，說知張兄求婚之意，託她於中周旋。再將張兄所刻佳篇，寄一冊進去，使她知道張兄美才。內中之心一動，外面之事便好做了。豈非一個好機會。」

張寅聽了，滿臉堆笑，因連連打恭，向竇知府道：「若蒙太宗師高誼，玉成門生，斷斷不敢忘報。」竇知府道：「要冷中翰寫書進京，這也容易，本府自當為尊兄效一臂之力。」張寅稱謝道：「既蒙慨允，明日再當造府拜求。」說完，又上席，完了下半本戲，方散。

到了次日，張寅與宋信商量備了一副厚禮，來拜送竇知府，求他轉央冷大戶寫書進京，託冷絳雪婉轉作伐。又將《張子新編》一冊，求他並附寄進京，以見張寅有如此之才。竇知府接了禮物說道：「本府若不受厚禮，尊兄祇說推辭了，遂全受了。因發下名帖，請冷中書來，面與他說知此事。冷中書怎敢違府尊之命，遂央鄭秀才婉婉轉轉，寫了一封書，將《張子新編》呈封在內。」

周全其事，寫完封好，送與竇知府。竇知府接了送與張寅。張寅得了，如獲至寶。因辭謝竇知府，與宋信二人連夜趕了進京。及到了京中，見過父親，方知山相公已不在朝。

原來，山顯仁為因女兒才高得寵，壓倒朝臣，未免招許多妒忌。遂連疏告病，要辭歸故鄉。天子不準。當不得山顯仁苦苦疏求。天子因面諭道：「卿既苦辭，朕也不好強留。但卿女山黛，朕深愛其著作，時有所命。卿若辭歸，必盡室而行，便有許多不便，為之奈何？」山顯仁奏道：「聖恩如此隆重，微臣安敢過辭。但臣積勞成病，閤務繁殷，實難支持，故敢屢瀆。」天子道：「卿既不耐煩劇，城南二十里有皇莊一所，甚是幽僻，賜卿移居於內調理。卿既得以靜養，朕有所顧問，又可不時詔見。即卿女山黛時有詩文，亦可進呈，豈不兩便。」山顯仁叩頭感謝道：「聖恩念臣如此，真天高地厚矣！」遂領旨移居於皇莊之內。

這皇莊離城雖祇一二十里，卻山水隔絕，另是一天。內中山水秀美，樹木扶疏，溪徑幽折，花鳥奇異。風景不減王維之輞川，何殊石崇之金谷。山顯仁領了家眷移居於內，十分快意。仍舊蓋了一座玉尺樓，與女兒山黛同冷絳雪以為拈弄筆墨之所。皇莊是那總名，卻有十餘處園亭，可以隨意遊賞。山顯仁雖然快樂，卻因女兒已是十五六歲，未免要為她擇婿。在閤內時，因山黛之名滿於長安，人人思量要求。卻都知道她為天子所寵，豈肯輕易嫁人。故人人又不敢來求，所以至今一十六歲，尚然待字。山顯仁留心在公卿子弟中訪看，並無一個略略可觀。因暗想道：「祇看明年春榜下，看有青年進士，招一個為妙。」不料張寅一到京，聞知山相公住在皇莊。一面與父親說知，央大老來求，一面就差人將中書的家書送至皇莊。

且說冷絳雪接了父親的家信，拆開來看，知是張寅要求山小姐為婚，託她周旋之意。又見內有《張子新編》一冊，因展開一看，見遷柳莊鶯鶯題壁諸作，風流秀美，不禁一喜顏色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何處有此美才！」正看不了，忽山黛走來道：「冷姐姐，看甚麼？」冷絳雪看見是山黛，因回身笑說道：「小姐，恭喜，賀喜！」山黛也笑道：「何忽出此奇語，小妹有何喜可賀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賤妾為小姐覓得一佳偶在此，豈不可賀！」山黛道：「姐姐談何容易。慢道無婿，縱使有婿，又安得佳！」冷絳雪道：「若無婿，又何是為喜；若有婿，不佳又何足言賀！小姐請看此編便見。」遂將《張子新編》遞與山黛。

山黛接了，先看名字是雲間張寅著，因說道：「雲間是松江了。」因再看詩，一連看了三兩首，遂大驚道：「此等詩方是才子之筆，不知姐姐從何處得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是家父寄來，託賤妾與小姐作伐。賤妾常歎小姐才美如此，恐怕天地間沒有個配得小姐來的丈夫。不期，今日忽得此人，方信至奇至美之事，未嘗無對。」山黛道：「才雖美，未卜其人何如？」冷絳雪道：「人祇患無才耳。若果有才，任是醜陋，定有一種風流，斷斷不是一村愚面目，此可知而知也。」山黛笑道：「姐姐高論，不獨知才，兼通於知相矣。」二人大笑。再將《張子新編》細細而看。看一首愛一首，二人十分歡喜，不勝擊節。忽看到後面，見一首詩題目是：

題閔子祠壁，和維揚十二齡才女冷小姐原韻。

詩道：

又見千秋絕妙詞，憐才真性孰無之。

倘容秣馬明吾好，願得人間衣盡緇。

冷絳雪看見這首詩，忽然大驚道：「這又作怪了。」山黛問道：「姐姐為何驚訝？」冷絳雪道：「此事一向要對小姐說，無因說起，故不曾說得。賤妾到尊府來時，路過閔子祠，因上去遊覽，一時有感，遂題了一首絕句在壁上。剛轉得一轉身，不知誰人就成了一首在上面。就是此詩，一字不差。賤妾還記得後面落款是『洛陽十六歲小書生平如衡奉和』。賤妾出廟門時，恰遇見一個小書生，祇好十五六歲。衣履雖是個寒士，卻生得昂昂俊秀，皎皎出塵。見賤妾出廟，十分徘徊顧盼，欲訴和詩之意。賤妾因匆匆上船，不及返視，至今尚依依夢魂間，以為此生定然是個才子。不知今日何故這個張子又刻作他詩，莫非那日所遇，即是此人？為何又改了姓名，豈不作怪！」山黛道：「原來有此一段緣故，或者為寄籍改名，也未可知。要見明白卻也不難，這張生既要求親，定然要來拜謁。姐姐既識其面，待他來時悄悄窺視。若原是其人，則改移姓名不消說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除非如此，方見明白。」二人說罷，又將餘詩看去。祇見下一首即寫著：

有杯閔子祠題壁詩人仍用前韻

相逢無語別無辭，流水行雲何所之？

若有藍橋消息訪，任教塵染馬蹄緇。

冷絳雪看了，默然良久。暗想道：「看他這一首詩意，分明是因壁間之詩有懷於我。」又暗自沉吟半晌道：「你既有懷於我，為何又央我求婚於小姐？」心下是這等想，便不覺神情慘淡，顏色變異。山黛看見，早已會意，因寬慰說道：「細觀此詩，前一首尚是憐才，而表其緇衣之好。後一首則藍橋消息，明明有婚媾之求了。詩意既有屬，豈有復求小妹之理？其中尚有差誤。」

冷絳雪道：「家君書中寫得明明白白，安得差誤？」山黛道：「尊翁之書固然明白，而此生之詩卻也不甚糊塗。若無差誤，定有訛傳。此時懸解不出，久當自知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有差誤，無差誤，且聽之。祇就詩論詩，詩才如此之美，又令人忘情不得。」山黛道：「才人以才為命，有才如此，情豈能忘！然亦不可太多，太多則自苦矣。此生既有美才，必有深情。觀《題壁》與《有懷》二作，其情之所鍾已見大概。姐姐何必過於躊躇，令情不自安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小姐之言固然甚透，但情之生滅亦不可由人。閔祠一面，見懷二詩，此情之所不能忘。而消息難尋，此又情之所以多也。安禁而能不躊躇！」山黛道：「消息難尋，此特沒情蠢漢之言。若深情人，決不作此語。藍橋豈易尋消息者耶！而至今何以傳焉？此生引以明志，情有在也。姐姐又何慮焉？」冷絳雪無語，俯首而笑。二人再將餘詩看完，十分愛慕。山黛與冷絳雪商議道：「尊公寄詩之事，且莫要說起，且看他怎生樣來求？」二小姐在閤中商議不題。

卻說張寅見冷大戶的家信送了入去，定然有效。遲了數日，遂與父親講明，央了一個禮部孫尚書來與山顯仁說親。山顯仁因女兒已是一十六歲，年已及笄，遂不拒絕。祇回道：「小女薄有微才，為聖主所知。必須才足相當，方敢領教。張老先生令郎，果有大才，乞過舍一會，再商許可。」

孫尚書即以此言回復張寅。張寅遂欣然欲往。宋信聞知連忙攔住道：「去不得，去不得，一去便要決撒。」張寅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宋信道：「你還不知山小姐之為人。她才又高，眼又毒。你若不去，她道你是個吏部尚書之子，又兼媒人稱揚，或者一時姻緣有分，糊塗許了。兄若自去，倘或一時問答間有甚差錯，被她看破，莫說尚書，便是皇帝為媒，那丫頭也未必肯。兄肯聽依小弟之意，祇是推託不去為妙。」張寅道：「不去固妙，但將何辭推託？」宋信道：「祇說途中勞頓有恙，若與看才，但將《張子新編》送去，如此便有幾分指望。」張寅歡喜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遂央孫尚書寫書，回說途中辛苦抱恙，不能進謁。兒童詩稿，而請教一伏

乞憐才，許諧秦晉，庶不失門楣之慶。

山顯仁接了《張子新編》一看，見詩甚清新，十分歡喜。因面付與山黛道：「我連年留心選才，公侯子弟遍滿，並無一個略略中意。今看張寅的《新編》，倒甚是風流香艷。我兒你可細細一看。你若中意，我便有處。」山黛道：「詩雖甚好，但人不肯來，其中未必無抄謄盜襲之弊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兒所慮亦是。但看此詩俱是新題，自非前人之作。若說時人，我想時人中哪裏又有這等一個才子與他抄襲。」山黛道：「天地生才，哪裏限得。孩兒之才，自誇無對，誰知又遇了冷家姐姐。張寅之外，安知更沒張寅。祇是索來一見為真。」

山顯仁拗不過山黛，祇得又寫信回孫尚書，定要張寅一見。孫尚書報知張寅，張寅著忙，又與宋信商議。宋信道：「前日還在可去不可去之間，今日則萬萬不可去矣。」張寅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宋信道：「前日若去，泛然一見，彼此出於無心，還在可考可不考之間。今日屢逼而後去，彼此俱各留意，雖原無意要考，也要考一考矣！」張寅道：「若果要考，這是萬萬去不得了。且再捱幾日看看機會。」宋信道：「有甚機會看得，祇是再央一位當權大老去作伐，便是好機會。」張寅聽信，祇得與父親說知，又央一個首相去求親不題。

卻說冷絳雪，自從見了平如衡懷她之詩，便不覺朝思暮想，茶飯都不喜喫。每常與山小姐花前聯句，月下唱酬，百般韻趣。今日遇著良辰美景，都覺索然。雖勉強為言，終不歡暢。山小姐再三開慰，口雖聽從，而心祇癡迷，每日祇是懨懨思睡。山小姐欲致張寅一見，以決前疑，而張寅又苦辭不來。冷絳雪漸漸形容消瘦，山小姐十分著急。欲與父親說知，卻又不便啟齒；欲再含忍，又怕冷絳雪成病。

正沒法處，忽聞聖旨遣一中貴召父親入朝見駕。此時山顯仁病已痊愈，便不敢推辭，遂同中貴肩輿入朝，朝見於文華殿。朝見畢，天子賜坐。因問道：「朕許久不見卿，不知卿女山黛曾擇有佳婿否？」山顯仁忙頓首謝道：「蒙聖恩垂念，實尚未曾擇得。」天子道：「以卿門第，豈無求者？」山顯仁道：「求者雖多，但臣女山黛蒙聖恩加以才女之名，不肯苟且託之匪人，有辜聖眷，故尤然待字也。」天子道：「卿既未曾選得，朕倒為卿選得兩人在此。」山顯仁奏道：「微臣兒女之私，怎敢上費聖心。但不知選者是何人？」天子道：「南直學臣王袞，昨有疏特薦兩個才子，頭一個是松江燕白頷，第二個是洛陽平如衡，年俱不滿二十。疏稱他才高離繡，學貫天人，懸筆萬言，可以立就。又獻燕白頷的《燕臺八景》詩，朕覽之果是奇才。昨已有旨征詔去了。特征詔到時，朕當於二人中擇一佳者，為卿女山黛主婚。」山顯仁連連叩頭謝恩。天子又賜酒飯，留連了半日，方放還家。

山顯仁一到家，就與女兒一一說知此事。山黛聽見說兩個才子，一個是洛陽平如衡，心下暗驚道：「原來果另有一個平如衡，則張寅此詩的係竊取無疑矣。」一時尚未敢與父親說明，祇含糊答應道：「聖恩隆重如此，何以報答。」一面說罷，一面就走到冷絳雪臥房中來說道：「姐姐不必過慮，小妹有一樁喜事來報你知道。」冷絳雪忙驚問道：「小姐有何喜事報我？」山小姐不慌不忙，細細而說。祇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

柳中鸚鵡語，雪裏鷺鷥飛。

不知說出甚麼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